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62期

2011年11月24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关系的中期预测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王缉思

一、全球发展趋势和大国关系格局

全球化在未来几年仍旧会迅猛发展，但将带来多方面的失衡：（一）人口增长失衡。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日趋严重，社会福利负担增加。大批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大城市和发达国家。（二）社会发展失衡。城市建设无法满足城市人口剧增的需要。穆斯林移民涌入欧盟和俄罗斯，加剧同原住民的族群冲突和社会矛盾。（三）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失衡。能源、水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短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四）地球生态环境失衡。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后果日益显现，大规模自然灾害有增无减。（五）全球经济失衡。欧美国家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六）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全球范围以及各国各地区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现象，成为政治动乱的深层根源。

以上六大失衡相互交织，并同民族宗教矛盾、国家内部矛盾、国际矛盾相互作用。同时，信息网络日益发达，个人、群体的政治角色增强。未来若干年的全球政治形势将更加扑朔迷离，社会骚乱、政治动荡将在许多国家出现，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武装冲突和内战，可能交替发生于某些发展中国家。

美国将继续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是，美国同新兴大国相比的政治地位，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将继续下降。欧盟的结构性危机积重难返，日本复苏缓慢。西方发达国家联盟可望保持，但整体实力受到削弱。然而在研发和创新能力、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高端人才流动方面，西方国家仍占有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水平、治理能力等



方面的差距拉大，发展很不平衡。

联合国改革困难重重，20国集团机制化的前景不明。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各大国将把精力集中于内部调整和复苏，大国之间竞争激烈，但不致发生大规模战争。“金砖五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同时上升，不会整合成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联盟。

二、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 中国国内发展与对美战略

中国在未来十年内仍能保持7%上下的高速增长和政治大局稳定。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国内挑战比过去十年更为严峻。如果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能迅速提高，民营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对外关系遇到更多困难和挫折，那么各种激进的政治主张将会出笼，代表各种利益的舆论更加多元庞杂，公众要求加快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将会升高，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政策协调能力受到挑战。

中央对美战略将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的既定方针，视对美关系为外交全局的重心，努力维持稳定局面，在加强对美经贸关系、审慎处理经贸摩擦的同时，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渗透。中国的对美态势仍是防御型的，没有取代或挑战美国霸权的图谋。

但是，在国内一些部门和民间已经出现了两种同中央对美战略不相协调的呼声和倾向。第一种是日益升高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中央对美政策“太软弱”，要求奉行“强势外交”。一些机构试图借助这种舆论扩展部门利益；第二种是借宣扬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要求推进“政治改革”，给维稳工作造成阻力。这两种倾向将加大对中央外交决策的压力，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主流思想产生怀疑。在可预见的将来，第一种倾向造成的干扰更大。

(二) 美国国内发展与对华战略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动荡暴露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矛盾。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计划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制约。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经济复苏乏力（未来十年可能在1%—3%之间徘徊），债务问题严重，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扩大，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美国社会对政府和垄断财团日益升高的不满情绪，宗教族群矛盾，都可能以城市骚乱等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制度稳固、社会资本雄厚、创新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较强等特点，将推动美国继续前行并长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将愈发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无论2012年的大选结果如何，政府必须继续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国内事务，而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战略收缩阶段，对外关系的重点目标是稳定全球金融，推动出口，处理能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美国对伊朗、朝鲜的核计划将继续采取“冷处理”的策略，决

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插手中东等地乱局的意愿与能力不足。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对华关系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持续上升。美国将继续奉行合作与牵制并重的“两面下注”对华战略。一方面，美国政治主流在中国实力地位上升中既看到了巨大的经济机遇，也看到了在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与全球稳定方面进行战略合作的潜力，认识到对华关系的恶化将给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越来越大的戒心，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同美国竞争对世界资源和战略要道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军工利益集团、垄断财团、工会、宗教右翼势力、思想库中都有一批对中国怀有深刻敌意的势力，以反华喧嚣为工具获取政治支持。在经济低迷、就业困难、海外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公众容易接受反华舆论的蛊惑。总体上说，未来几年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不利于其政府坚持一项稳健而着眼于大局的对华战略。

（三）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相互依存度还在上升，其中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升更快。双方经贸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美国在扩大出口，积极引进外资，而中国在扩大内需，推动资本输出。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待时日，美国则企图通过出口倍增计划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因此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国还在出口补贴、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稀土出口、开放金融市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不少美资企业抱怨在华投资和经营的环境恶化。中国国企在美投资、并购美国企业，也遇到相当多的政治障碍。

（四）双边关系中的军事安全因素

中美军方实质性交流与互信合作的前景黯淡，出现了相互敌意上升的趋势。美方对中国的近岸军事侦察和明显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有增无减，并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中国军方将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警惕和防范措施。美国抱着“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看待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双方军事实力差距缩小的趋势更加深了美方的战略忧虑。美国对中国军队的战略意图和长远规划不放心，还担心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下降。

（五）多边国际因素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体稳定而友好。但是，中国同某些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印度、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都给美国提供了国际安全与政治领域的可乘之机。在东亚地区，“两强相争”的态势已经出现，并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未来若干年内，朝鲜政局有可能出现突变。朝鲜局势一旦恶化，美韩进行联手干预，将构成对中美关系的严峻考验。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政局不稳，中美两国在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问题上的政策差异加大，



但在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中，两国的合作大于摩擦。

三、中美关系的前景

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希望两国关系稳定，但两国国内趋势和某些国际因素，造成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局面。不同因素的排列组合，可能产生以下三种中美关系前景：

（一）两国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和提升。

出现这种前景的条件是：世界经济得到较快复苏；由于各自实行了有成效的国内改革，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清洁能源上进行合作；两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和社会稳定，使各自的自信心增强，都采取比较稳健的对外政策，使中美之间和中国周边的突发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协商机制有效运转，军方参与到这些机制之中并建立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

（二）两国关系形成竞争大于合作的基本态势，官方正常关系得以维系，但大小摩擦不断，突发事件导致较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双方战略互信进一步下降。

出现这种前景的条件是：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不利，中美两国国内改革阻力加大，经济转型不顺利；美国国会通过反华议案，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交替上升，相互刺激，严重对立；中美军方交流与沟通渠道不畅；中国同某一邻国（如日本）发生较为严重的政治或军事冲突，美国明确偏袒这一邻国；“台独”势力在2012年执政，美国公开利用或制造两岸矛盾以及大陆内部矛盾；朝鲜半岛出现动乱，美韩直接干预朝鲜内政。以上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致使中美关系倒退，走向冷战式的对抗格局。

（三）目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两国关系态势得以延续，迎头相撞的冲突得以避免，但战略互信并未增加。

出现这种前景的条件是：全球经济与政治形势大体稳定；中美各自的国内改革推行缓慢但不致逆转，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正常；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尚在可控程度之内；两岸关系基本稳定；中美战略互信未能建立，但一系列对话机制和危机预防机制能够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对抗。

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可能介乎于第三种和第二种前景之间，在曲折徘徊中缓慢前行，很难获得重大改善，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双边关系中最大的难题在于政治互信与军事互信的缺失，而最大的共同利益仍产生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全球稳定给两国带来的发展机遇。